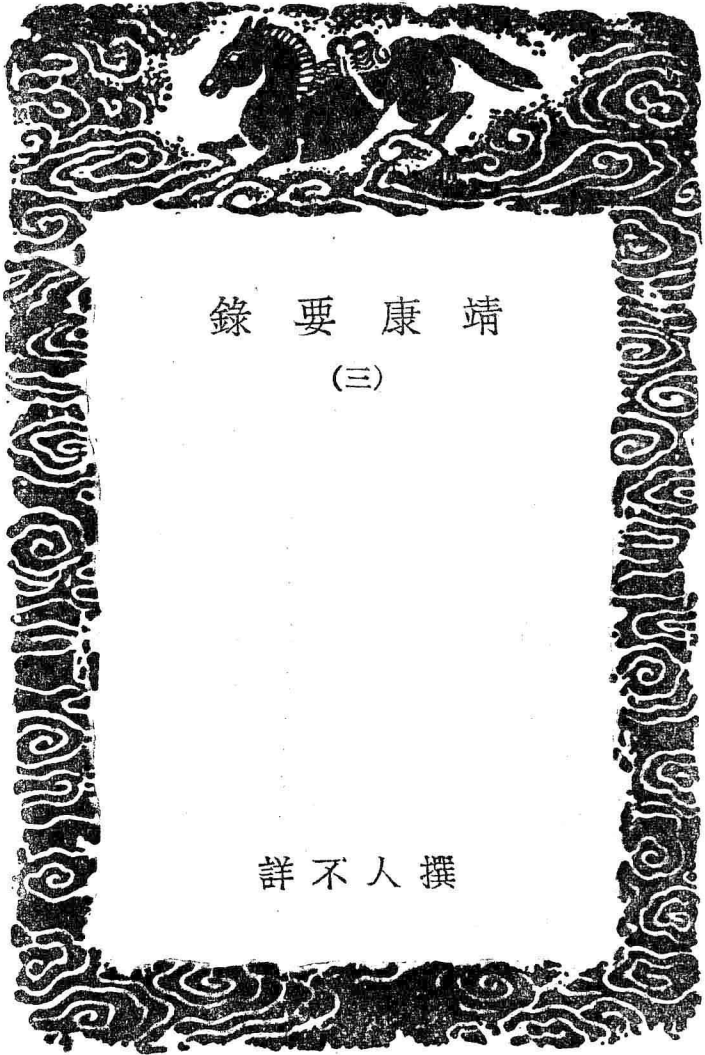


靖康要錄

三





靖康要錄

(三)

撰人不詳

# 靖康要錄卷第八

七日手詔。朕既詔三省樞密院奉依祖宗舊法。又命學校正王安石祀典。而士大夫未喻朕志。熙寧元祐學術政事。議者紛然。朕賴上皇慈訓。開紀年黨籍之禁。與民更始。蔡京頃唱紹述。籍制上下。變革之亂。幾危社稷。艱難至此。豈可復循。應今日政令。朕惟遵奉上皇詔書。修復祖宗故事。而羣臣庶士。亦當講孔孟之正道。察安石舊說之不當者。羽翼朕志。以濟中興。播告中外。明聽毋忽。

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。陛下拔秦元于下僚。使提點京畿刑獄。訓練保甲。士夫聞之。莫不慰悅。蓋以元學兵法三十年。而深得其要領。濱州破賊。見于已試。若集畿邑保甲。使之習勒。爲有制之兵。內衛王室。外禦戎寇。此誠國之大事。今日之先務也。保甲職事。旣專委元措置。則今畿邑保甲。提舉官。自宜減罷。若更存留。非惟冗長無用。亦恐有所妨害。伏望睿旨。罷今武臣提刑。以保甲屬元。庶得專一。究其施爲。奉聖旨。罷武臣提刑。先是元任河北河東宣撫司。勾當公事。繳進所撰師律。并大小八陣圖。胡舜陟薦之。詔引見上殿。卽除京畿提刑。復有是命。制以皇弟鄆國公樞。封安康郡王。韓國公榘。封廣平郡王。

八日。制鎮西軍承宣使王稟。爲建武軍節度使。依前侍衛馬軍親軍副指揮使。以守太原之功也。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。提舉醴泉觀。

聖旨。禮部尙書傅墨卿知舒州。又聖旨。傅墨卿不可與職名。前降龍圖閣直學士指揮。更不施行。傅墨卿

初除知壽春府給事中。權直學士院。莫儔爲吏部尙書。

吏部侍郎王禹爲禮部尙書。

左諫議大夫馮澥除吏部侍郎。

觀文殿大學士特進知壽春府白時中。提舉西京崇福宮。龍圖閣直學士提知州陸藻落職。提舉西京崇福宮。

司馬朴、富直柔、呂佖、邢緯、張濟、召赴都堂審察。

十日。司諫陳公輔劄子。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。譬猶病人之身。有在肢者。有在心腹者。守禦失備。邊境騷然。河北寇難方退。河東用兵失利。夏人西郵。亦或侵擾。病亦甚矣。然猶在四肢者。乃若朝廷之上。人主聽言不審。大臣用心不公。士大夫趨向不一。而其病乃在心腹焉。四肢病不治。猶未害者也。心腹病不治。厥身不可保矣。臣待罪萬死。爲陛下言之。比者狂虜直造京闕。諸門不開。僅月餘日。宗廟社稷。危如累卵。然人心堅守。士氣奮發。卒能使番寇引去。國家復存者。四支雖病。而心腹無病故也。何以言之。陛下卽位之初。求言如不及。小大之臣。各盡所言。而陛下聽之。未嘗惑也。其言之善。雖疎賤之人。必以施行。其言之不當。雖狂妄之甚。亦不加罪。故上下無不通情。朝廷無壅蔽之患。今則不然。忠言切直。而未必信。奸言傾覆。而未必察。真僞不明。是非蜂起。而陛下愈惑矣。前日。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。不知其所言何事。但見應求親爲陛下拔擢。每欲盡忠圖報。若或希進。以爲身謀。自當以佞媚之言。迎合陛下。何乃迎合大臣。人情

皆謂其不然。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。明著其罪。以釋天下之疑。乃陰逐之。中外皆謂此大臣欲蔽塞言路耳。應求何足惜。臣恐無敢爲陛下盡言。則大臣之忠邪。政事之臧否。人情之疾苦。國勢之安危。不得復聞于上矣。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。陛下卽位之初。一時大臣固有奸庸不足用者。陛下灼知稍稍去之。遂乃專任一二忠直之臣。彼亦自知委任之專。又見國家危急。故各盡忠。不敢懷私。以相擠毀。今則不然。或以怨忿相攻。或以巧說相毀。各植私黨。不先公家。如李綱者。其忠勇雖可恃。而剛愎自用。不無過咎。故同列不平。共相誣譖。陛下已疑之矣。今更出使將兵。宣王時。吉甫所以成北伐之功者。以內有張仲之孝友也。今陛下若以綱爲可立功名。一意任之。如憲宗之裴度。固可責其成功。但聖心已疑。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。則其事尤危矣。綱何足惜。宗社存亡。爲可慮焉。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。陛下卽位之初。凡百政事。皆以祖宗爲法。痛革宿蠹。蠲除弊源。民心熙熙。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盛。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。無敢異議。今則不然。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。或欲以王氏諸儒之學兼用。持兩偏之說。立中道之論。如馮澥之徒是矣。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。猶恐有妨太上皇帝所行之事。故遲遲未決。今上皇已自深悟。奸臣誤國。盡欲革去前非。臣僚乃尙敢挾私意以害公法。且王安石開端。蔡京紹述。流弊至此。幾亡天下。若非祖宗恩德及民深厚。豈能復存家國。今更復爲異同之言。此何理也。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。便欲追復祖宗。未逾年間。用曾布。蔡京。乃至中輟。今日思之。誠爲誤矣。然當時之誤。天下事勢。猶可支持一二十年。今若復誤。大非前日之比。海內窮愁。公私困迫。國勢危蹙。人情駭懼。無甚于今日。一有所

誤立可召亂。議論之臣。曾不念此。可爲之太息哉。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。凡此三者。誠心腹之病。不可不治。願陛下急治之。審于聽言。無以言罪人。使臣下各盡其所見。專于委任。毋以邪害正。使大臣各盡其公心。破兩可之說。盡歸于祖宗。使士大夫皆一其所向。若是。則心腹之病除矣。四支之病。縱使未去。姑少遲之。必無大害。蓋未有能已心腹之疾。而不能治四支者也。如其不然。則內外皆病矣。臣區區小官。誤蒙拔擢。舉家數口。坐食廩祿。非不能以諛佞之言。揣合聖心。朋比大臣。以苟一時富貴。自念平昔願希古人事君之忠。今在言責。若不竭其愚忠。少圖補報。非特負陛下特達之知。亦負臣平生所學矣。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乎。伏望少霽天威。留神聽覽。臣所有干犯聖聰。竄殛之罪。實不敢逃。惟陛下處之。取進止。奉聖旨。左司諫陳公輔。差監合州酒稅務。

詔京畿提舉教保甲。差給事中孫傅。激賞官資。令提舉官同秦元措置奏聞。

御史中丞陳過庭奏。蔡京之親戚子孫。悉已竄責。而尚有漏網者。京之壻葉著之父劭是也。今爲顯謨閣待制。提舉宮祠。唯著及父劭。皆以鬪茸凡才。蚤緣超躡。內則離間京攸之父子。外則沮傷天下之英俊。今青天白日之下。而城狐社鼠。得以苟逃重磔。公論不厭。奉聖旨。葉劭落職。依舊致仕。

太常少卿許景衡。召試中書舍人。

十一日。兵部尙書蔣猷。除徽猷閣直學士。與郡龍圖閣學士胡直孺。知洪州。郭三益。知潭州。十三日。右司諫徐秉哲言。竊觀自古帝王之治。其隆盛昌明。未有不由于果斷。其衰微危亡。未有不由于

牽制蓋剛天德也。人君所法者天而已。天能剛健。故能運四時。成歲功。天子以剛明。故能制羣動。役天下。成湯以勇智。表正萬邦。武王以執競而安天下。孝元牽制文義。優游不斷。孝宣之業衰焉。唐文宗仁而少斷。甘露之事。禍及忠良。此有國者所當戒也。陛下以聰明之資。當屯否之運。強虜外侮。財用內竭。官邪冗濫。權倖縱橫。以一身而當無窮之弊。躬行恭儉。可謂堯舜之用心。然強虜未賓。財用未充。賢佞未分。權倖尙盛。法已行而復變。令已下而復反。國勢未聞振興。士風未聞純一。其故何也。得非陛下仁恩有餘。而剛明未施。含容人過。而威斷不用也。臣伏觀陛下所立之法。所行之令。其初無非上合祖宗之制。下契衆人之心。天下指日以俟太平。行未渝旬。浸以變更。奸宄僥倖。自此繼出。此臣所以重爲陛下惜也。陛下苦不自覺耳。臣試舉一二爲陛下言之。二月降旨曰。蔡懋依見任執政例。耿南仲賜第。祖宗舊法。無有也。已降指揮。更不施行。天下莫不以爲然。近者王易簡。依簽書樞密院例。聶山。依尙書例。此豈祖宗所有耶。三月十八日指揮。自今後聖旨。不經由三省樞密院。諸司不得便行。即時申尙書省審奏。蓋所以防奸僞也。近者後作院申稱。如聽候申審。延停過時。乞今後如承處分。即時造作。造作送納訖。然後申審奉聖。惟于若既已送納。復何申審之有。撥併御廚。舊尙食局膳工膳徒。並發遣歸元差處。此陛下之儉德也。近降旨。揮有日前發遣過人。並拘攔。依舊令。祇應既已發遣。復又拘攔。臣不知其何謂也。楊時等學官。無德服衆。並罷。差人填闕。五月九日聖旨也。至十日再降旨。揮楊時罷祭酒外。餘學官不能。或能或否。臣不知其何謂也。昨降旨。揮戚里不得任職事官。乃祖宗法也。再降旨。揮曰。祖宗戚里之家。聽任。或任或否。臣不知其何

謂也。宰執留身奏事。非祖宗法也。陛下詔曰。留一班。議者尙以爲非。旣而又詔別留宰相一班。則是常留二班。陛下若不再御殿。百官无由瞻望清光矣。所言公。公言之。所言私。王者无私。或一班或二班。臣不知其何謂也。臣僚恩數。請給人從。各依本法。某依某人等例。不更施行。去歲之良法也。並罷恩倖。非泛轉官賞賜。今歲之聖詔也。近者釘帶孫端。幘頭作李宗周。許依果子局趙慶。廚子孫和。體例推恩。旣破去歲依例之禁。又違今歲恩倖非泛之詔。臣不知其何謂也。應上書獻頌文理。可採等得官。並改爲進納。不得爲官戶。此理之當然。前日降旨。揮令本部。且注授磨勘及赴任。又令東南入粟納金者。得爲官戶。臣不知其何謂也。短使有勞之人。裁損其官。分爲三等。大張黃榜。見者鼓舞。明日收其榜。至今不聞施行。臣不知其何謂也。凡茲數事。方其明詔初頒。人咸悅服。今則已行復改。皆失本旨。此蓋懷奸之臣。撼搖成憲。使陛下之法。令不爲天下取信。復蹈前日之轍。因緣得逞其私。招權而自專也。臣又聞臣僚每論列奸邪。陛下未嘗不以其言爲然。其閒章疏。有至于再。至于三四者。陛下終未肯行。及擊搏不已。僅能去之而已。其所與職名所付州郡。與自請不異。有罰無罰。誰復畏忌。范睢曰。擅國之謂王。能利害。擅生殺之謂王。陛下何憚而不加誅斥耶。臣又見自五月甲申。至今幾月。天變昭著。連陰不解。宜熱反涼。夏行秋令。暴雨傾注。大傷麩麥。考之典籍。無非咎證。五行志曰。皇之不極。是謂不建。五事皆失。不得其中。則不能立萬事。故厥罰常陽。貌之不恭。是謂不肅。上慢下暴。則陰氣勝。故罰常雨。聽之不聰。是謂不謀。上偏聽而下情壅隔。故厥罰常寒。今命令數更。國事未定。諛說之言密進。奸邪之吏未除。闔官漸至。臺諫屢逐。聚勇敢而反爲盜賊。招



軍旅而強刺平民。奔將不斬。逃卒不罪。功效未立。而先加之爵。罪惡已著。而不威之以刑。廟堂不同心德。學校交與譏議。是謂陽微而陰勝。宜其災咎之未消也。臣伏願陛下清心澄慮。以靜而觀。如權衡之設。輕重自辨。如水鑑之照。妍醜自彰。因事以觀其所向。見幾而作。不使其罪至于大不可解。因言以察其所存。辨之于早。無使其滋蔓。至于難圖。言可行則行。無惑于衆多之口。罪可逐則逐。無牽于異同之論。罰若雷霆。使聞者不及掩耳。賞若日星。使見者莫不革心。若是。則奸邪何爲而不畏。賢能何爲而不進。法令何爲而不異。政令何爲而不修。上足以弭天變。下足以威夷狄矣。臣狂瞽之言。不識忌諱。惟知死節竭誠。以報陛下採擢覆幬之德。雖羅斧鉞。所不悔焉。取進止。

十五日。右司諫徐秉哲奏。臣竊見近日聖旨。龍圖閣學士胡直孺移知洪州。龍圖閣直學士燕瑛知河陽。右諫議大夫楊時除給事中。識者閔然。且曰。陛下卽位以來。懲革蔡京專政之弊。至今數月。未得少休。今日大臣用人。復循覆轍。大可駭也。蔡京竊弄威柄。二十餘年。衆人所惡。我必信任之。衆人所擠。我必擢用之。專權跋扈。不問是非。自作好惡。以上皇之聰明。爲之俯從。此陛下所備知也。今直孺瑛時三人。因臣僚論列而進用之事不異。且以直孺竭兩浙與六路府庫之財賦。以奉朱勳。由浙漕爲發運。自發運知平江。賜金帶。由平江再爲發運司。自發運除侍郎。燕瑛括二廣與南海之寶貨香藥。以賂王黼及羣閣。自廣漕除待制宮觀。自宮觀爲侍郎。二人緣是浸浸以至八座。其罪兇禍惡。臣僚前後疏之詳矣。彈擊已至六七。陛下不能奪大臣之所主。僅能使之補外。然尙得龍圖峻秩。一知婺州。一爲宮祠。恩數與自請無異。論

者不與。二人勉強出京。遲回近旬。直孺留其子祀。瑛留其子似之。日造大臣之門。每進見。附耳立談。移時坐客無不羞駭。既而直孺果移洪。瑛果得河陽。然此特爲之兆耳。朝夕當復爲中都官也。楊時年逾七十。老無戒得之識。日造蔡攸之門。進逐其驥子弟。遊從于道觀僧舍。以幸荐拔。學者無不羞之。因緣蔡氏。除館職。進侍講。遂爲諫議大夫。可謂峻矣。今年春。臺諫官集于檢院。共論蔡氏之惡。時搖手以止。同議者曰。且無及居安。居安攸字也。身爲諫官。不恤公議。容奸黨惡。略无忌憚。近在太學。議論輕脫。諸生紛拏。幾致生事。無德服人。遂罷祭酒。言章攻擊。自知可羞。有辱朝門。三乞外任。一乞致仕。大臣又憤言者。攻其同門之人。主之益力。不容其去。因而遷爲給事中。不獨遷之。又并其曾論時者。遷之他職。以杜其口。時自以諫議非所宜居。連章乞外。今再遷其職而留之。是朝廷不以廉恥責士大夫。其不思甚矣。臣竊謂直孺。瑛之貪污無恥。時以老謬之人。反得遷擢。此正蔡京平日之所優爲。今日大臣尙可爲之乎。昔京用人。臺諫敢有異論。必加惡名以逐之。今日大臣未敢誣臺諫而斥逐者。正以事陛下之日未久。尙畏陛下之剛明而然。若玩習无忌。測陛下之有容。其不附己者。當漸驅逐之矣。上皇南幸。正緣蔡京所誤。不能撥亂反正。豈可使大臣復爲京之專權乎。臣又聞近者大臣進用百官。每對陛下。託以人才難得爲辭。盡將平日賊污累迹之人。姓名進擬取矣。臣以謂天下人才。不患難得。唯患用之不得其術耳。昔周世宗累爲劉晏所敗。遂大讎將士。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。且一日斬將七十餘人。豈復有將可用。世宗自斬愛能之後。軍威大震。果敗晏于高平。取淮南。定三關。乃知巽懦者去。則勇敢者出。迂謬者逐。則才能者進。理之所必然。

也。陛下若以人才爲難得，專務姑息，則人才愈委靡而不振，孰爲陛下任事乎？惟其才則留之，不才則逐之，可用則任之，不可用則已之，如是真賢實能，當自出矣。猶之淘金，汰沙盡則金出，若謂金沙混雜，倦于淘汰，則金與沙俱爲棄物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如直孺、瑛、時等，正如金中之沙，何惜不汰之哉？陛下無惜人言，特伸盛斷，檢會臣僚前後言章施行，褫奪職名，投置閑散，以慰士論，以清流品，以警權臣，以尊主威，實社稷無疆之休。取進士讀畢，上曰：「臺諫官爲朕耳目，皆由親擢，卿此劄足見不阿附大臣，特除卿諫議大夫，勅解潛諸將士等，朕以戎羯犯順，倂擾邊郵，攻圍太原，累時未解，肆命卿等率師救援，頗聞將士遇敵血戰，冒犯鋒鏑，奮不顧身，非忠義所激，安能如此？朕聞之，感嘆不忘于中，然賊勢方猖，未卽殄滅，一方之民久困荼毒，重惟國家撫養將士，固已有年，今日國家有急，非卿等盡命竭力，所向無前，安能使朕得寬憂顧，但戰者危事，今令卿等挺身冒難，以致創殘，每一思之，痛若在己，今降賜金一千兩，金束帶五條，戰袍三十領，卿可用激賞中傷，用命將士，將來第功自節度使以下，皆爲賞典，若有奇功，便加開府儀同三司，朕自聞進師，寢食皆廢，卿等其體朕懷，早進勛烈，自取富貴，澤流子孫，日竚捷音，更宜勉勵。」十六日，門下侍郎耿南仲言：「伏見陛下卽位之始，謂宮女猥多，乃放六千餘人于外，而執樂之人咸與，或請姑留之，宣諭曰：『樂非朕所好也。』又有侍御三十餘人，蓋皆妙麗，閒選爲房院者，陛下以曾是道君宮中舊人，卽與長假，未嘗見面，旣又以閒置宮中，徒費廩食，于是一朝出之，靡有子遺，今宮人數百，惟各有職掌，不可去者存焉。宣和殿積年所藏珍玉器皿，奇異玩好，一花一石，悉移置龍德宮，以奉道君，而遂閣長。」

廊左右舊章蕩然一空。前此自景龍門至金水門。如壽岳壽庵曲江之類。一帶佳花美竹。不可勝計。一日降旨。伐竹爲軍器。其花木皆折而爲薪。臣竊以書稱成湯曰。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以今視古。若合符契。伏望聖慈。特降睿旨。以臣所陳。宣付史館。奉聖旨。依。

御史中丞陳過庭言。今日除祠部郎官劉仿。分任廣東西路提點刑獄。朝散郎方略。任廣西運判。略乃余深妻兄。仿乃劉憫族兄。略與京攸同鄉。又蔡氏之族。塔平日出入京攸之門。交通狎昵。結爲死黨。一旦持節廣南。而京攸在韶潯三州。似欲與蔡氏爲地者。成命播傳。士類驚愕。伏覩近降旨。揮京攸永不放還。臣僚敢有引薦。當正刑章。今此差除。雖無引薦之實。而有庇護之嫌。如是而欲人無疑可乎。乞賜放罷。奉聖旨。並依奏。

左司諫呂好問試左諫議大夫。右司諫徐秉哲試右諫議大夫。李擢除左司諫。李會除右司諫。十八日。御崇政殿。疏決在京係囚。

聖旨。應支賜賻贈。並減半。候邊事寧息。日依舊。

十九日。知達州史祖道放罷。以臣僚言。係蔡京童貫門下賄賂親昵之人。貪婪兇暴。侵虐百姓。故也。應安道。特追徽猷閣直學士。更追兩官。以御史臺言。其身爲侍從。賊私狼籍。生前不曾追奪官職。故也。二十日。御寶批。朕托于兆庶之上。所賴以共守祖宗疆土者。惟郡邑之臣。比聞河東尙有弗思體國。惟務便私。沿檄去官。先移家屬。有一于此。民何望焉。朕念今歲之春。我實無備。故于逃職之吏。道其大戮。今邊

計鼎新。可以責其固守矣。法不可施。恩不可再。五申三令。誅罰必行。咨爾有官。各體予意。

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。臣自蔡懋如大名府。兩嘗論奏。以爲其人凶悍。敢爲不義。乞賜罷斥。不蒙施行。今果失軍民之情。監司具其過惡。始罷府事。以趙野代之。夫去一蔡懋。用一趙野。其人才不甚相遠。臣又以爲朝廷之失也。野之才。但能工于附奸邪。而窺進取。蔡京。王黼。李邦彥。用事。皆能諧麗。得其歡心。若其他可用之實。了無寸長。方金寇侵侮。陛下焦勞之時。大臣義當體國。見危授命。野輒乞致仕。欲棄君而去。爲自全之計。戴天履地。何忍如是。李邦彥堅守和議。割棄三鎮。野亦與謀。實欲賣國。以結虜人。按其罪狀。流竄有餘。況可使守陪都乎。所有大名尹指揮。乞賜追寢。仍乞明正典刑。奪職罷郡。竄之遠方。以爲奸佞之戒。

左正言程瑀奏。臣聞君猶心也。宰執猶之股肱。臺諫猶之耳目。耳司聽。目司視。視聽不廢。運用股肱。無爲而中治者。此心之所以爲眞君也。人君亦何爲哉。相與論治道者。臺諫也。相與行治道者。宰執也。天下之理。不過是與非。天下之事。不過利與害。臺諫曰是。宰執曰非。人君察焉。果非也。過在臺諫。不在宰執。若以是爲非。則宰執何所逃罪哉。宰執曰利。臺諫曰害。人君察焉。果利也。過在宰執。不在臺諫。若以利爲害。則臺諫何所逃罪哉。萬機至繁。吾之所以用明者。特在于審是與非。辨利與害。灼然胥次。使眞與贗不分。朱紫混淆。勞精疲神于末流。天下之治。不可冀矣。蓋人非堯舜。不能舉事皆善。罔計其善。而悅人諧已。足謂未諂諛而成暗昧。昔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。獨總朝政。顧何所賴于羣下。一旦發教。乃諄諄力求。轉相違

覆以補曠敗。太宗貞觀之治。庶幾成康。一時輔拂亦少貶矣。嘗謂執政曰。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。願公等極諫。公等亦宜受人諫。不可以己之所欲。惡人違之。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。人君能以此待宰執。天下之治不難圖矣。故朝廷之上。事無過舉。則臺諫何所復言。及其有言。必與朝廷違異也。乃所以相成矣。惟朝廷不以異己爲嫌。而事求其當。則天下幸甚。本朝之盛。無逾仁宗。稽考治迹。蓋周成王。漢文帝不足進焉。宰臣則前有王曾。李迪。後有韓琦。富弼。執政則有歐陽修。范仲淹之德。由今視之。其人何如哉。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。朝廷之上。旣已務和而不務同。至于臺諫有所論列。不以人微而易之。不以意異而詘之。惟是之從。而不嫌議不出己意。亦不難于改過遷善。當時議宰執以爲奉行臺諫文書。是不知此。乃諸臣深達治道。用心過人者。洎王安石用事以來。專以挫折臺諫爲事。然當時人才承累朝養育。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。議論風生。以斥逐爲榮。未爲安石下也。至蔡京用事。師法安石。而狠賊過之。議己者置之死地。臺臣引用私黨。藉爲鷹犬。搏擊正士。創置官司。宄濫蠶食。而諫列去位。浸缺弗補。惡政弊事。流毒四方。陛下旣親見之。臨御以來。搜求疏遠讜直之士。布在臺諫。虛以聽納。下詔敦諭。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。然以臣觀陛下。蓋喜受人之言。未可謂之善用言。蓋喜納人之諫。而未可謂之能從諫。用言從諫者。必深思而熟計之。當理則行。不俟旋踵。若受而不能。用與不受。同實無益也。三代以降。能用言從諫者。無如漢高祖。唐太宗。蓋高祖智略。初無逾人。奮布衣取天下。未嘗盡一謀。出一計。唯其善用羣策。非獨張良。陳平爲之腹心。外如酈食其。婁敬之徒。一言合理。信用不疑。此所以成帝業。太宗脅父殺兄。以就大事。其天資何如。

哉。唯其樂聞已過。有諫必聽。始也孫伏伽之徒。賞之而使言。久之得魏鄭公之意。于言辭顏色之表。不待力爭而強辨。此所以躬平禍亂。而坐致太平。人主誠欲聽言納諫。以二君爲法可矣。陛下天性元良。憂勤庶事。聽言納諫。宜無難者。願尙有媿于二君。臣知其所由矣。陛下以沈晦爲事。而有累于明。以柔遜爲事。而有累于斷。明與斷兩未見焉。而大臣承蔡京餘風。不能以韓琦、富弼諸人之心爲心。故臺諫章疏。或阻格而不行。或稽留而不下。未閱數月。已有擠陷之事。如余應求、陳公輔者。蹤跡外孤。志操凜然。金寇在郊。京師震恐之時。執章乞對。慷慨論事。仰蒙陛下延問開納。寇過之後。擢爲臺諫。士大夫慶言路得人。而應求等亦感激奮勵。知無不言。正道少伸。邪人反目。一旦論事稍涉嫌疑。陛下未能洞察。執政因而擠之。何異蔡京所爲哉。覆轍在前。不憚蹈之。亦可哀已。夫任耳目以廣視聽。將以運用股肱。今也塞閉耳目。有傷害之者矣。陛下將誰與爲治乎。臣聞真宗時嘗詔諭諫官御史。各令舉職。仍令中書置籍。記其言事行與不行。歲終具奏。蓋非特籍所言當否。用以知其人。亦以防壅蔽之患。伏望陛下特賜舉行。仍內中創置臺諫章疏文籍。隨所上錄之。聽政之暇。雍容觀覽。不唯有裨治道。因考其事。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。特與督責執政。庶幾耳目股肱之任。不至偏廢。而治道可望。至于明斷之說。臣備員諫省。賜對之初。已懇懇爲陛下言之。伏望曲留聖意。取進止。

二十二日。宣撫司期是日啟行。以事未集。乞量展日。御批曰。遷延不行。豈非拒命乎。李綱皇恐入劄子。辨所以未可行者。且曰。陛下前以臣爲專權。今以臣爲拒命。方遣大帥解圍。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。無乃

不可乎。願罷樞密院之任。擇信臣委之。得乞骸骨。而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。宣撫使旨勅繳納上前。弗許。

二十三日詔。朕惟金賊攻圍太原五十餘日。其勢危蹙。惟兵與食最爲急務。而朝廷于此二者。措置殊未有方。每有警奏。不過督責諸將。俾令進師。既不益兵。又無見糧。安能使之必戰。既戰。安能使之必克。近者屢劾其弊。蓋出于此。朕每一念痛心疾首。寢不能安。食不知味。今聞黠虜築壘臨城。控扼要害。援師不可進。糧道不可通。勢益危逼。卿等宜究心悉力。廣加詢謀。益兵置糧。不吝爵賞。以勸用命。明其政刑。以威不恪。須管太原近日解圍。若稍有誤事。不惟卿等辜朕倚注之意。朕于負荷之重。亦豈敢委法以苟私于卿等哉。翌日。宰臣徐處仁以下待罪。

二十五日。賜御筵餞李綱于瓊林苑。

二十六日。宣撫李綱犒軍訖。斬樂州都護統制熙河路軍馬焦安節于瓊林苑。初。安節隸姚古帳下。在威勝軍。妄傳賊馬至。鼓煽軍中。古初退。至隆德。又勸遁去。于是兩郡皆驚擾潰散。而初無賊馬。至是從古還闕。綱召斬之。

開封尹聶山賜名昌。初。山因賜對從容。論申繻對問名曰。不以國。不以山川。以摠大物。而命之曰山。可乎。卿其具古者忠臣之名來。朕將擇以命汝。明日錄聞。以周昌強直可慕。遂賜名昌。

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。昨降指揮。內侍領外局職事。並依祖宗法度。後又有旨。內侍領外局。除熙豐竄闕。



依舊外。餘並罷。臣竊以所降旨。人稟以爲令。不可前後自相牴牾。既依祖宗。則熙豐竄闕當罷。若依熙豐。則有碍前降旨。揮出令不一。人心所疑。況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。爲萬世法。今使與外廷聯事。則必因緣交結。招賕市恩。宮禁密旨。往往傳漏。而城狐社鼠之勢。陵轢士夫矣。今都水將作監。皆有承受官。皆非祖宗之制。乞賜罷廢。奉聖旨。依奏。

二十七日。臣僚上言。伏見四月詔書。以楊戩李彥之公田。王黼朱勔之應奉。童貫譚稹之軍功。孟昌齡之河防。皆蠹國害民。罪之大者。蓋七人皆一體同罪之人。今李彥等皆已誅。籍沒家產。而昌齡父子猶稽二廣之行。楊戩之家。尙擁萬金之產。罪同罰異。朝論未厭。伏乞早正楊戩籍沒之典。速加昌齡殛竄之刑。奉聖旨。孟昌齡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。江州安置。孟楊戩責授海州團練副使。池州安置。孟揆責授黃州團練副使。撫州安置。孟持落職放罷。楊戩家財令開封府拘收。

御史中丞陳過庭奏。周世宗戰于高平。斬敗將何徽樊愛能等七十餘人。軍聲大振。如世宗者。政事憲度。雖未盡善。至于用師。英決誠可爲後世法。臣謹按河東制置使姚古。雖本將家。其實畏懦。素無戰功。所以登壇持節者。唯以名馬寶貨鬻于童貫之門。濫被恩賞。以于是。然荷國厚恩。不思報稱。自太原被圍。古提重兵于威勝。隆德逗留數月。未嘗寸進。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。而古違期弗應。遂致師中失利。此古可斬之罪一也。虜人方圍太原。未有一騎一卒敢窺南北關。自師中失利。古輒退師威勝。士庶叩馬懇訴。願共守禦。古乃夜半遁去。致使威勝之民。扶老攜幼。斃于道路。哭泣之聲。振于山谷。此古可斬之罪二也。古